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 3 APR/1991
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三期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目錄

目錄	錄		封面裏
陳本銘作品	守歲／螢火／血的歌		1
心水作品	看你讀冊／醒的邊緣		2
恆行作品	那年的平安夜／驀然一覺		3
方浪舟作品	致公雞／童年／黑夜啊黑夜黑夜／夢		4
徐正儉作品	血淚的年代		5
陳大哲作品	愛的短句		6
荷野作品	笑臉撲春風		7
尹玲作品	時空畫框上的童畫／無悔／Auto Reverse		8
	今天入梅		

今日越華詩展：

銀髮的詩：從義鎮上的思念／冬天裏的春天／回家路上／		
生命之樹 * 余問耕的詩：生活 * 葉飄的詩：懷		
* 施漢威的詩：推窗的手／喜訊 * 斯人的詩：鞭		
* 李思達的詩：希望自草上飛升 * 艾虹的詩：不題		
* 藍斯的詩：霖 * 陳國正的詩：春的觸覺		9-14
林靈作品	看掌	15
陳方圓作品	歲晚／酒後／鏡子	16
長河的詩	煉石補天	17
羅瑩的詩	雲	17
劉耀中譯介	卡山札基的長詩[與德賽：現代續篇]	18-19
古寒山作品	父親的一生／髮之吟／採菊東墻下／根	20
遠方作品	春雨／草／上元花燈／遠處在流血	21
千瀑詩札	可不可以／聞說／接南越友人書有感	
	有一種刺青	22
陳銘華詩抄	怨婦／窗／差距／戰之子	23
方浪舟析詩	淺析戴望舒的[村姑]	24-25
劍鳴的詩	天問	26
雲幻的詩	野心者的下場	26
斯冰作品	繞情三結	27
藍采文作品	渡這季冬／獨望晨色	28
Kin Ki Li	The Revelation of Dawn	29
藥河作品	對於替者	30
編後隨筆		封底裏

主編：陳本銘 陳銘華
編委：千瀑 許德榮
黎啓鏗 陳方圓

陳本銘作品

守歲

守歲就像往常
守住每一夜
一盞燈
一窗曙色明滅
徐徐在一方世界裏
你守住
醒著的正午在西貢
阿罕布拉深深迷沒回鄉路向
夜耿耿醒著
祇為月光
月光卻是往年陳酒
偏偏一海碗
潑在宿醉的髮上

九〇．十二．卅滿月夜
加州．阿罕布拉市

螢火

來不及驚叫
刷一聲
天便黑下來了

祇因為想及西貢
故鄉
停電的雨夜

來不及說cheer
一口酒便將
月亮
骨嚙灌下肚裏

你我
便可以回去
這樣
打著螢光
手電筒

九〇年七月十一凌晨
加州．阿罕布拉市

血的歌

傲桀的血湍急
轉過山海
生命的溫馴與悖野間傲桀
如故仍
呼嘯著自己的
歌

回到家鄉是一把
二胡 濺灑廣場
像漬漬苔蘚緊抓大地
子夜圍獵伊始
回到西貢是一張
鏗 漩渦雙塔尖教堂
像幽幽寫羅述說
城破後的故事
回到落磯谷地是一音
斷弦
裂成無奈湖泊在此
楓葉蕭蕭自落
自傷顏色

歌
最後不免回到石碑
傲桀的站立
成為很自己的
墓誌銘

九〇．十二．廿四
加州．阿罕布拉市

心水作品

看你讀冊

--給 明哲

看你捧著書
一本
比一本厚
小小書包再裝不下
那許多白紙黑字
背彎彎，給知識啃到
又瘦又青，書生味濃濃

看你房中燈
亮著，從黃昏到三更
由半夜至清晨
不眠不休，好多次
幾乎要切斷電源
又不忍，怕電腦中止演算
累你心血付東流

看你苦思索
讀冊真艱苦(註)
有時竟想把螢光幕擊破
忐忑的心跳著急著
直到那天你笑說
畢業啦！驟然的歡喜倒海排山來
我居然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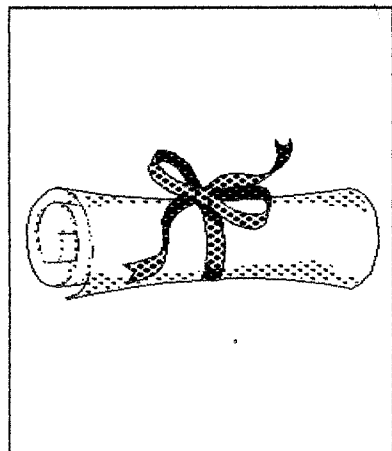
九〇年十二月五日墨爾本

註
補誌 閩南語，求學讀書皆說成讀冊。
三子明哲考取墨爾本大學電腦科學系
榮譽學位(Honors Degree)，為一紙
文憑，經年廢寢忘餐，十八年燈下苦
學，終能成才。余之喜莫過於子免瘋
癲，難關全渡。回想其上幼稚園之情
景仍歷歷，這一眨眼就歷盡風霜，子
已學成，父樂以詩賀之！

醒的邊緣

緣盡後，妳驟然化成
那隻夢過莊子的蝴蝶
翩躚在庭前
不忍離開怒放的劍蘭
戀花的精靈知道
日夜澆水細心除草
是已成陌路的痴情者
縱使相逢我已非我，也非花
妳卻是纏住花魂迎向陽光
繚繞飛舞的一隻
濃情依依的小彩蝶
夢裏風光旖旎
枕邊淚痕未乾
妳說長醉是有福之人
不幸我卻在醒的邊緣
一步一徘徊
晨起開窗，竟然看到
從那朵鮮艷繽紛的玫瑰
我的魂魄飄飄地投進來

九〇年十二月廿日墨爾本



恆行作品

那年的平安夜

那年的平安夜
戒嚴令只延長一小時
偶爾城外傳來幾排槍響
便觸怒了魯莽的火箭炮
縱橫交錯
嚇跑了滿天的繁星
而朝聖的人群盡皆消失
——在絕望的夜色裏
只有我們圍著幾瓶烈酒
繼續祈禱

忽然 有人看見一位天使
從禿枝間降落
白色的翅膀沾了些血漬
白色的臉頰印了些
灰色的淚痕

他悲憤地說：
戰爭是一種絕症
從古至今一直在地球蔓延
上帝也無法禁制更何況人類

只見瘡痍的大地上
染血的落葉顫抖成輓歌
忽然
北風也哭泣起來

驀然一覺

頭
這麼輕輕一晃
十餘年的往事乍然成雪
一絲一絲纏綿於
荒蕪的夢土上

[公海哟公海！]一船的驚呼
招來震耳的海嘯
萬頃翻騰的巨浪，捲來捲去
驚心動魄又如之何？
也得瞪著赤赤的雙瞳掌舵
生死不計較，但求隨緣
前進

幾歷飢渴，失眠
逃過了驚濤駭浪
逃過了海盜追劫
船才接岸，島上的狂歡彷彿似洶湧的潮聲
[哈哈！你是船民如我者
忍痛告別，離亂的家鄉.....]

輕輕一晃又十餘年
洋場浮沉，驀然一覺
自己竟是商旅們所僱的
一頭駱駝

九〇年十二月維州

九〇年十二月維州

方浪舟作品

致公雞

抖數渾身的羽毛，
日頭——
被你啄提而起而起

身披衣錦，
在雞籠裏，
你馴養得何其美麗！

黑夜啊黑夜.....

空氣太沉悶
男人的胸口不舒適
一瓶又一瓶高粱酒
倒立在丈夫仰天的嘴上

茅屋太乾淨
老鼠們在夜間加緊追獵
蟑螂們在灶膛上逡巡不懈
擦不乾端碗的孩子的淚眼

慈母擠不出奶水
賢妻無法撫慰丈夫潮紅的醉臉
她被吆喝到掛滿偶像的教堂
喊出[萬歲！萬萬歲]

在夜歸的路旁
她的頭撞動呆立的樹竿
黑夜啊黑夜
良婦終於倒在地面上

童年

那時候
望見
媽媽手裏的甜餅

為了它
短褲子
都跑得飛掉了

夢

我想妳是一朵白蓮
從仙女的花籃上
飄落到高高的山頂
靜靜的顧盼採花郎
我想妳是遠山的孤燈
穿透迷茫的夜空
照亮我心底的漣漪
像寒星抖落秋湖
神秘又有驚喜
我將留連地陪伴妳
告訴我，妳是誰

攀登了懸崖峭壁
爬過了草莽荊榛
背負起風雨雷霆
當世界都入睡的時候
空山猶有我的足音
我汗血淋漓站在峰頂上
用溫熱的雙臂擁抱妳
白雲啊白雲
妳陡地飄然離去

徐正儉作品

血淚的年代

——越南戰爭，連綿不絕，總算是結束了，我們的詩人們呢？究竟失散流落在何方？血與淚的年代，把我們的詩人都變了形，蒼天呀！有誰看到他們當年辛酸！沉痛！可憐的片斷……？

○ ○ ○

第一次

——在前年
我從藍空高處趕回，為——
探望我底久別的詩人
踏進[張宅]的門檻；我們重逢了
斯時，兩人呆著相視
——腿，三條
於是，我疑惑驚訝的低問：
[怎的變了獨腳烏鴉？]
[為了飛不出頭頂上的羅網！]
他苦笑沉痛的長嘆……

○ ○ ○

第二次

——在去年
我從海洋深處趕回，為——
探望我底真摯的詩人
踏進[黃宅]的門檻；我們重逢了
斯時，兩人相對喜泣
——淚，三行
於是，我疑惑驚訝的低問：
[怎的變了獨眼怪龍？]
[為了龍游淺水遭蝦戲！]
他憤憤高嘆……

○ ○ ○

第三次

——在今年
我從森林濃處趕回，為——
探望我底深交的詩人
踏進[李宅]的門檻；我們重逢了
斯時，兩人狂喜相擁
——手，三條
於是，我疑惑驚訝的低問：

[怎的變了獨臂刀王？]
[為了虎下平陽被犬欺！]

他咬牙切齒的詛咒……

○ ○ ○

哀哀的，踏出[李宅]的門檻
養龜池畔，我躊躇的自言自語：
[藍空雖高，烏雲蓋下了羅網！]
[海洋雖闊，扁舟衝不破巨浪！]
[平原雖大，四處佈滿了豺狼！]
於是，我們都變了形
[變——獨腳烏鴉]
[變——獨眼怪龍]
[變——獨臂刀王]
[變……]

○ ○ ○

低頭凝視一泓養龜池的死水——
斯時，一絲如蚊叫的傳音從池中飄起：
[最好學得烏龜法]
[得縮頭時且縮頭]

○ ○ ○

戰亂的年代，充滿了血腥
靈魂及軀殼都不屬於自己
且效烏龜之法——
龜縮
把頭縮到太平

○ ○ ○

生命——原是可悲的
奈何！——可悲的生命卻活著在那個年代
那個充滿血與淚的年代……

加拿大滿地可城

陳大哲作品

愛的短句

一． 加

我們到沙灘爛滾
我們和海浪競跑

有人笑倒
其一是五歲
另一是六歲

可不是嗎
我們倆仔起來
也不過[五]+[六]歲

二． 願

如是花 願為夜合
如是鳥 願為夜鸞

讓我於夜闌送香
以情歌扇你入夢

每當你孤單的時分
就趕著把自己獻奉

三． 你

我走過三百六十五天
也走遍三百六十五里
而
你的懷念 懷念的你
都是看不見的隨身行李

四． 夢

我們同床 未有異夢
縱然異床 仍有同夢
甚至於異地 異時
我們竟夢於同一的夢

你夢我正在夢你
就如 我夢你也在夢我

五． 禱

沒有地址
難道無從投遞

我的祝禱
夢裏該能聽到

除了上帝
還有你

六． 約

我約月光 於榕樹丫
我約榕樹 於月光下

而榕樹 而月光
卻又悄悄然邀請了她

七． 瞬

我們互相也共同
享有那麼一次聖誕
永恆 恆然於一瞬
一瞬 瞬然於永恆

此後 每一年的聖誕
我都記起那一處
此後 每一處的聖誕
我只記得那一年

因為
那一年 那一處
竟非
你一生 我一世

八． 別

迎來又送走一年
同此方桌 共此燈光

你可以傾聽我的呼吸
我可以呼吸你的氣息

只是你不聲 我不說
有時連Hello 也嫌囉唆

今天你和我悄聲再見
遽然擁吻 和著熱淚的甜酸

你說 什麼話也不必
而我 再答話也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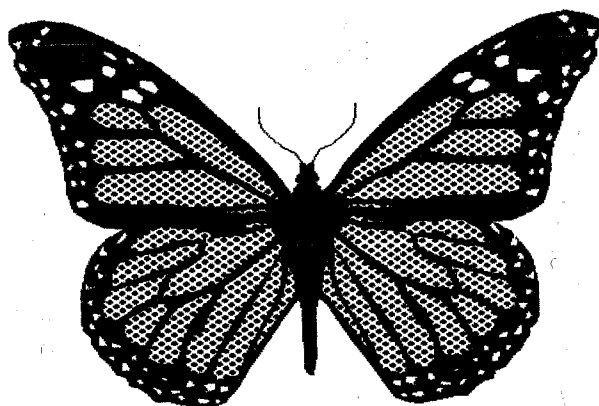
一年 就是一句話呵
一吻 就是一輩子麼

荷野作品

笑臉撲春風

--元月十四日揮手新山一機場

甚至連——
口吻也懂得吹了
季節自有季節的瀟灑
教每一吋陽光
都無媚地披在肩上
看田田初綻的荷葉
放眼一束牡丹，芍藥的愛情
手牽手 在說悄悄話



再度的緣意
浣過你我心土的疲累
簾下窗畔
多少番舊事
都在風鈴中 淡去
日子必然是繽紛的啓步
有掌聲自四座揚起
春天遂把觸覺
延伸至歲月的盆地
桂花裝飾了伊的髮叢
你的采眸 湛藍得
像極了海洋般浩廣的
深藏

曾經當年你我的
相濡以沫 或者昨日
相忘於江湖
斯刻你的中年
暫且學懂了微笑
星星鬢髮
紡織著悠悠思維
繫著我興斗斗的
四十四歲佳期
欲語還休的
那天？

你要是想知道
蜜蜂的小小的秘密心事
也是好的
蝴蝶夫人
都艷裝趕來 致意
花之顏
草之香 敬禮著
一季的風華際會

九一年元月廿日芝加哥

尹玲作品

時空畫框上的童畫

想不撥電話給你也難
手總不自覺地舉起
一按準是從零開始
然後順著到十四

十四年是一片白
架在時空的畫框上
造化那雙魯莽的手
碰翻了人世間的調色盤
塗成深不深淺不淺
讓人哭也不是笑也不好的
一幅差勁的
惡作劇的
童畫

請凌越這片白
且隨我來
穿過彎彎小徑
煙柳深處是大悲湖
我們靜坐湖邊
等十四年前的月亮
再次從暮色中升起

Auto Reverse

阻撓的
不只一重山一汪海
原以為時間是萬靈丹
能治天下的疑難雜症

眼相隔
奈何心未相離
思念和痛楚
孿生的兄弟
錄音機的自動迴轉
把十幾年來
壓縮在心底
疊卷成扁扁細細
錄音帶似的
鄉愁
在電池耗乾之前
就如此一遍又一遍地
唱個不停

無悔

那時
澎湃在夜裏的
是你千種的溫柔
雙臂如槳滑過
我夢中打結的小小漩渦

鐘聲總在清晨揚起
隨著祈禱呢喃呀啾
如許蒼涼沉鬱
宛似數億個世紀之前的雪原
埋葬地底的種子
迸出破土的聲音

雲遊歸來
是一長季的冬蟄
擁抱一室的虛空
如擁抱無涯的黑夜
但寂寞有時
也是一種最堪咀嚼的
甜蜜

守著承諾 守著誓言
你須相信
八十歲的我
白髮的我
仍是無悔的
我

今天入梅

縱橫 你的化身
揮灑數百里
最南至極北
教人跌坐驚喜

今天入梅
夜是舒展的一毯絲絨
盛著互古的纏綿
漸瀝了一夜
明朝深巷裏
誰去覓杏花的消息？

今日越華詩展

銀髮的詩

從義鎮上的思念

冬天裏的春天

--給想家的孩子們

在番薯田邊站著
飲飽了雨水的一棵玉蜀黍
把不好看的花束
插進風裏
然後搖滾樂曲一樣激動的
笑了起來
傲傲然的而且跳著舞
無意中
把身上吸剩的雨水
滴在青草們的
頭上
你說氣他不氣？

剛去了的雨
突然又從山那邊趕了回來
我迫得跑回宿舍
推開窗
頓見雨中的每一座山
都是一隻隻
飽滿的
很寂寞的
乳房
誰是營養不良的孩子？

啊！你們卻是一隻隻籠中鳥
正想著遠方
西貢的一棵樹
樹上的一個
溫暖的
窩

若只為了看雪
已不必遠涉北地
聖誕節前後
你大可扭開電視
欣然
觀賞蘇聯的雪景
在溫暖的房內

你聽到雪凝的聲音嗎？
半溪半河的水聲淙然
莫非水流騰昇
在耐寒植物上
開滿
累累的雪花
若老者
頭上被染成雪的銀白
滄桑幾許

雪橇已齊備
並非只為滑雪，他說
去尋釣者
去尋雪地上的寒梅

昨夜開一枝的寒梅已成為傳說
美麗的
烏拉山北是否有
片片的梅林
結了半河冰的
寒江低唱著
釣者在其旁，釣的
可是明年明媚的
春天
明媚的
月

滑雪場上嬉戲的
紅男綠女
的流動著的
恣態
不是很春天了嗎？
何必踏雪尋梅
何必寒江雪
獨釣

今日越華詩展

銀髮的詩

回家路上

只要走過德河橋
就隱約可以望見駙馬廟
年尾
已經出現風箏了
太陽站得遠遠的
下午的
天空
熱鬧得如過年的花市

你擠我擁
拖著長長尾巴的那一隻
可是飛毛腿？
方方如一片樹葉
沒尾巴的
可是英國的一架旋風式飛機？

我的機車在下班的河流上
在川流不息的人潮中
右靠
號外號外號外
報攤旁的報童在唱著歌
海灣戰爭快訊快訊

一個女學生因仰望風箏
撞上一架腳踏三輪車的車尾
後面剎車 然後爭嘈
恰若導彈的呼嘯而過
風箏們卻在天空中舞著
孩子們卻在路邊笑著

手中拿著號外的我心中絞痛 因為
我突然想起了越戰 因為
油井上的濃煙使天很快就黑了下來 因為
回家路上
我已必須扭開車燈

生命之樹

昨天是蓓蕾，展露天真
可愛如孩子的笑聲
今天是花朵，陽光燦爛
美麗如招展的彩旗
明天，明天是果核
晚風前搖曳的果核
土壤，玄妙而吸引的
我將投向你

昨天是花朵，怒放著輝煌的舊事
唯餘香已淡
今天是果核，煙雨連綿的
教人苦悶
我想飛躍，我想四散
我的確投向你了，大地
一棵小小的芽
從一個世界
穿出
到另一個世界
充滿陽光與飄雪
明天是蓓蕾
幼稚園的學生都紛紛
變成露珠

昨天是果核，在
經歷風霜的原野上飄泊
今天是蓓蕾，孩子們
在陽光前笑
歸根結底就像一朵朵的花
明天是亭亭玉立的花朵

時間是一位仙人
只需一陣微風
自撫慰的雙手揮過
你已經走過
茫茫的原野
遠去
遠去
去

九一年元月廿三日

今日越華詩展

余問耕的詩

生 活

步出校園
生活如一枚熟透的
蘋果
我有亞當第一次眩目的喜悅

當日子底顏面
如廣寒宮的仙子
被太空人剝去了外衣後
並不如想像中美

遂幻想若米蓋郎其羅(註)
生活如一方玉璞
我忙於雕塑自己的
夢

漸漸覺得生活是獸(一頭出籠的)
機警而狡滑
總是在前逗我追得心疲力倦
又躡足挨近我身後
我翻身猛撲
而每次都

織夢的年華已遠
生活又似海洋
船在中央
何方 何方是倦航

的歸岸

無奈的掌穩著舵
眼看著無限好的夕陽消逝
忽然記起大海茫茫中
海明威筆下的那老頭說
[人活著不是為了失敗]
黑夜降臨
風浪中 我掙扎前進

縱使生活如一杯咖啡
(不放糖的)

我仍仰首嚙下
長夜會消沉
新的工作如一
新的黎明正待我
走向

註 米蓋郎琪羅(Michel Angelo .B) 意大利藝術大師，以繪畫及雕塑名聞於世，亦以詩名。

葉飄的詩

懷

打開來信
一字一音符的跳躍
叮叮咚咚
奏著悅耳的歌

整個下午
總把自己推向
深處的腦海
垂釣
一張張熟稔的臉

驀然 你的笑躍起
潑辣辣的
刺進我愕呆的雙瞳

成一種美麗的痛

遂隨手推開面西的窗
一襲涼意
輕輕吻上我濕濡的
魚尾紋
留下一道淺淺的唇印

放眼天際
又黃昏了
數隻零落的雁子
正開始排隊
高飛

今日越華詩展

施漢威的詩

推窗的手

推開窗
 太陽 親痛嘴臉
 風 旋舞一曲華爾滋
 樹葉匆匆
 赴泥土的約

推開窗
 沉甸甸 圖脹脹
 太陽 嚙食過多課本
 消化不良？
 風 措拭
 吃未完的飯碗
 葉落遍處
 記不清的函數表數字

推開窗
 便觸接 老板
 咆哮的臉龐
 風 該回歸
 辦公室的旋翼
 數片飄葉洒落
 月底承領的無奈

推開窗
 太陽暖溫溫 低嘆
 以柔手 輕搥
 佝僂腰背
 風 昨晚
 吹滅殘燭的那陣
 掙扎枯葉 展示
 萎謝的感哀

窗沒有開
 推窗的手
 已刻成
 墓碑上的字

喜 訊

孩子稚醫
 堆砌的
 瓣瓣欣忭
 春

靈捷輕盈 如貓
 撲向
 每一
 一顆
 心
 然後
 邀出整季

醒目的
 花 詩 與星光

爆竹聲聲
 跌碎蒙塵昨昔
 燼寒盡成舊事
 煦陽笑遍
 大地

向日葵之姿
 昂毅邁出
 憧憬 燃燒
 遠眺的瞳眸
 希望 刻鏤
 堅挺的胸膛

旗幟迎風
 朝陽普照
 理想底嫩綠
 鑽從每一寸國土

無須
 燕語呢喃
 蜂蝶翩舞
 廣告春的豐采
 張張煥發容顏
 拍發
 春的喜訊

斯人的詩

華便

晨早 推車出門
 街外的輕風迎面
 紅暈初上
 霞隙間 閃出一道道微光
 彷彿于背後襲過來的鞭
 晨風拂不滅扇頭負荷
 小淘氣依稀吩咐
 [爸 早些回來！]

惘然躑躅人車如鱗的
 繁華狹道
 也不管黃金漲跌價
 只苦了米珠薪桂殃及
 昨晚妻還囉嗦
 戒煙吧
 以填補食用的缺

晴空朗朗
 一群群飛燕
 能不教人羨
 而我
 何時才躲開生活的鞭

今日越華詩展

李思達的詩

希望自草上飛升

馬不停蹄
敲踢 敲踢
原始單調的音響
無意伴風在呼嘯
雪靜靜飄下
冰漠封凍
路迢遙

想當日
身輕如燕
穿越于融暖嫩美的季節
任清芬在左 在右
在前呵在後

想當日
朝陽紅照
來去日月的戰袍
想當日風景急換著風景
渾然不覺葉飄盡
秋已深深

歸心似箭
快馬加鞭
縱然遍地冰封 凜凜冬風
咆哮 咆哮自迎面
崢嶸的雪山呵雪山

越過雪山
季初相約的平原必然
重如花瓣展開
綠草如茵 白羊如雲
繾綣希望自草上飛升

艾虹的詩

不題

——寫給加拿大的HV

無端一陣驟雨
便黃昏

人在街上 踟躕
遂成一種心事
腳邁一步
邁出幾個未來
踢開一顆石子
踢出多少期望
莫再提中東的硝煙吧
明天 我將遠行

時髦的少女 三五
將笑靨
沿街兜售
也讓夕陽 鍍上
一層一層的 青春

街外 群車爭吵
街內 誰家澎湃著蕭邦？
君不見 新娘們
在玻璃櫥中
展覽 多種華麗

噫 究竟
街流著人 抑或
人被溺在街裏
都無關重要
且攪餐 一街喧囂
明天 異國的街道
跫音 敲響記憶

哦 明天 我將遠行
像季候鳥
啣著一囊沉沉的鄉愁

後記 某日雨後，與友HV君漫步在堤岸陳興道街，感傷離別，詩遂成。

今日越華詩展

藍斯的詩

雨 林

你說：樹在泣了
夠美的淒楚。

我搖窗時竟一無所見
濛濛水煙
飄斜雨絲不斷
盈掌一掬的水晶淌流成河
握不住的痕
再遠處
一隻濕鳥低低落戶
好像有風
應該是很濃很濃的潮意
糊著黑瞳子的潮
心頭傾注的雨
一種溫溫柔柔的痛像雨落著
很關節炎的
痛時才驚覺還在纏絆
乍想要不要攔披雨衣
伴結同行的那人不再當年
伶仃兩路無邊無界的遠
泥濘的鞋
深深淺淺聒唱不休
逕自穿透茫茫白的夢境
撥開昔日的霧
傳說中會講故事的翡翠眸子
一串笑聲
原是水湄上昇彩虹的化身

你說：看呵彩虹
多燦多美的橋。

而我搖窗時竟一無所見
突然一蓬綠明亮起來
凝圓凝碧的淚花在葉椽
顫顫墜破
透明老舊的屋簷
簷下一張張迭露喜悅的臉
扶搖而去
那群嘻雨的孩子呢
年青歲月
風雨迎面才活潑投奔
因為迫不及待的裸赤
歷史是泛黃一本
未經翻閱的書
我彷彿看見
輕泣而亮麗的樹
彩虹高貴
昇空你心的水湄

陳國正的詩

春的觸覺

總在露重風寒拖出一種
冷的凝聚
遂想起陽關，想起一畝的
酒香
從酒香釣出一樽
春意

街上
便撥弄著
所有的喧鬧
歌翩然飛昇
從盆景抄下的
花族
花族原是你剪貼的一則纏綿

斟滿壺的歲月
滿壺的祝語
舉杯共邀辛未
你能把春護住
(像護住你曾經殷紅的歲歲月月)
明日再去吟哦
吟出
百瓣百花
千水千岸

就讓我飲一臉
春的
亮麗
醉欲眠時
從我的瞳仁
飛出一隻
蝴蝶

庚午年歲末於永隆

[選刊自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桂冠現代詩]

林靈作品

看 掌

--致藥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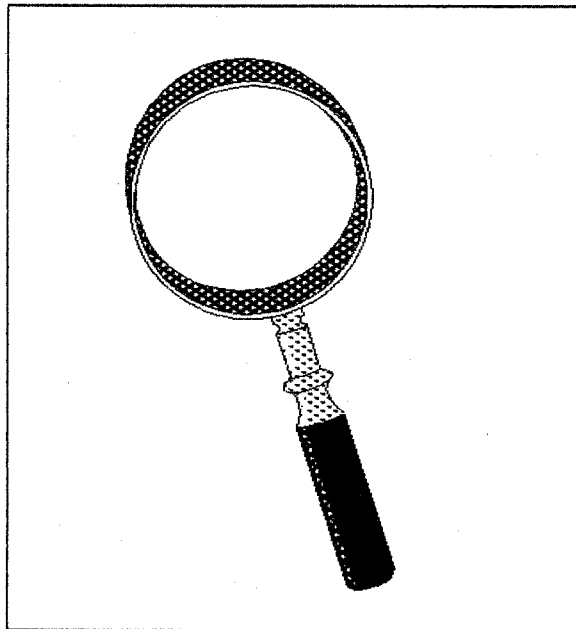
愛情豈是捉蜻蜓的小手
一隻女人的柔手
它是排山倒海的一掌
足可把你震倒的
一掌

享受片刻的暈眩吧
你的血在口中苦澀著甘甜
你的心有一隻鹿在
飛奔

你徬徨什麼呢
有什麼好猶疑不決的
無須計較
你為何還不出招

緊記
這不是劈空掌落英掌之流
這招叫做劈時掌
廿年厚的簾子被掌風捲起來了
即使中掌
也只不過死於一種叫做
溫柔

寄自香港



詩 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來稿請以原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陳方圓作品

歲 晚

踩過風雨
去盡江湖的歲月
閒時
挖一把黃土
種數枝寒梅
靜待流年爬越青春的藩籬
留下兩鬢
點點銀絲點點白

一種思念 萬種閒愁
入暮後的心境
曾經痛楚又曾經頓悟
歲晚近年
且將寂寞剪剪貼貼
輕細撫弄
猶如蒼老煙滅的塵事
斷斷連連

九一年．一．十二西柯汶納市

酒 後

三樣菜
兩隻杯
酒有一壺

灌入苦腸
愁
更長

鏡 子

有一面鏡子
裂了多年

裂在心中
有陣陣隱痛

九一年．二．廿四西柯汶納市

長河的詩

煉石補天

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皆不見

女媧最後死了心
拋棄頑石，隻身移民
海外，日日為五斗米折腰
夜夜夢回天崩
地陷：

第一次
炎黃大戰
飛沙走石塌一角
庶民還未懂得憂慮
鬼神便趁機亂舞

第二次
堯傳舜舜傳禹
留下黃河和長江
禹傳子子傳孫
留下商周和春秋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刺穿東南西北
從此戰國跟著戰國
百家罷黜儒教獨尊
天崩了又補，補了又崩

第三次
自己終於變成石頭
忽而補天，忽而填海
勞勞碌碌，掏盡心力
分分合合，總等不到明主
聚聚散散，全是海角天涯

女媧最後醒來
猛力推開了腦袋
數千年尋尋覓覓
竟然在異域，發現
一種制度
而人人都甘於被囚
聽說這就是——
民主

九一年三月洛杉磯

羅瑩的詩

雲

當你映艷在我眼前
我迷惑於蒼穹的異彩

當你飄逝向遠方後
暮靄裏 斜陽殘照荒冷的露台

願何處你去
散佈著藍天的愛

願何處你去
與日月光華同在

寄自澳洲



女媧 明蕭云从《离骚图》

卡山札基的長詩〈奧德賽：現代續篇〉

＊劉耀中

〈我們月刊〉(編按：該刊已於九〇年五月停刊)在一九八八年十月第26期登了拙作：〈名片[基督的最後誘惑]觀後感並記希臘作家和詩人尼可士·卡山札基(Kan-zantzakis)〉後，我想大家已對這位作家有些認識。他的數量巨大和種類繁多的作品是對希臘現代文學的重大貢獻。1947-1948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1956年獲得世界和平獎金，1957年應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委員會邀請訪問中國，並會見周恩來，郭沫若，沈雁冰等人。

由於他的名書[基督的最後誘惑]拍成了電影是最受爭議的情節之一。最近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大師名作坊，在1990年已將之譯成中文本，譯者為王鴻仁等。該書的爭議內容是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受刑時，禁不住魔鬼的誘惑，幻想與瑪麗亞做愛，而引起軒然大波。可是卡山札基(1885-1957)的早期作品[奧德賽：現代續篇](英譯：[ODYSSEIA: A MODERN SEQUEL])是首長達三萬三千行的偉大作品還未有中文譯本。卡氏共花了十三年的時間，前後改寫七次，才告完成。這部史詩是以荷馬的[奧德賽]的結尾做出發點，敘述奧德賽如何在返回伊撒卡之後，再度辭別老父，妻子前往他國遊歷，以求心靈的自由，並求更進一步了解生活，最後死於南極。書中冥冥的預言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1991年的今天，我們看到[六四]，和波斯灣的戰爭，人類為世界的將來更感憂慮。筆者特請徐赤燕小姐將該首長詩內的兩段譯成中文供大家參考。

因為上帝已經離去，因為精神已上升到一個令人旋暈的高度，只是為了一個荒蕪的景色，人類必須[在堅固的絕望基礎上建造靈魂的棲息處]。

這一主題以及它所產生的很多變換形式對我們正在研究的作家們的工作是極為重要的。卡山札基已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這一主題。在[奧德賽]第十六卷中，他說：

親愛的心啊，你已完成了你的辛勤勞作。
你變得如此安詳，風暴在你的深處消失，
悲痛堆積得如此高以至組成了你的歡樂。
穿過他那自由的心胸，吹起一陣純潔無瑕的微風；
他踏上絕望和力量的頂峰，
踏上頭腦的邊緣，像一只瘋狂的老鷹蹦跳著。

Dear heart, you've flown beyond the final labor, Hope.
You've grown serene, all storms have merged within your depths,
Sorrows have piled so high that now they form your joys.
Through his free heart there blew a chaste immaculate wind;
He stepped on the high peaks of both despair and strength,
And on his mind's rim broke in dance like a wild eagle.

而在[宣告]第十八卷中：

前進！儘管生活是一個空虛的幻影。我要把它填滿
用泥土，用空氣，用美德，用歡樂，也用痛苦！
只要我行走在土地上，它就會和我並肩而行！
當蝴蝶輕佻地飛過，我心靈把它們
漂亮的衣衫緊緊地抓住，以保護它們的安全，
直到我死亡，我們一起在沃土中腐爛。

Forward! Though life's an empty shade. I'll cram it full
of earth and air, of virtue, joy and bitterness!
So long as I walk on earth shall earth walk at my side!
When butterflies flit by, I thrust them in my mind
and hold them tight with their bright dress to keep them safe,
until I die and we both rot in loam together...

我們中國人有句諺語：[雕刻神像的人不信神]。現代人知道他是神話的創造者，他意識到自己文化的內容，他靈魂的眼睛開始從一個更高超的角度來看待和觀察世界。人不光創造了而且修改著自己的神話，隨著這過程的加速，這一認識變得更清晰可見。我又可以在卡山札基的[奧德賽]中發現它的影子：

但是上帝的屠宰者在無情地嘲笑和刺傷著上帝：
[你曾經是插在我王冠上的一片羽毛，
每當我跳舞時，
你也會像一片快樂的小金箔一樣瘋狂地蹦躍；

但是我在我的田地裏把你豎作稻草人，
以恐嚇那些企圖偷葡萄的可惡暴民；
替你穿上華麗的衣衫，
給你一把生鏽的斧頭，為了增添你的媚力，
把太陽和月亮掛在你的胸前。
上帝啊！我用如此狡猾的手段把你裝扮，
你有時就像俄耳甫斯(Orpheus)，連我都不免要被欺騙。
但是我在快樂的時光誕生，
我是偉大的自由之子，
在你把我吞食之前，我的拳頭已長成。]
他說話了，然後把上帝的臉迅速地敲入泥土。
他首先拔掉上帝王冠上快樂的羽毛，
上帝就像被活剝的雌孔雀一樣尖叫著，
然後他剝去那媚力，那青銅裝飾品，
那假的刀劍傷疤，那項圈，那大紅衣衫，
直到全部剝光——
上帝就像一只禿雞一樣在泥土中翻滾，
他摔倒在地，
而人的腦子卻像一只寬胸脯的公雞在頭顱中跳躍，擁擠；
天好像亮了，陽光洒向山坡；
上帝屠宰者的心變熱了，他的黑色胸膛被打開，
直到像卷髮新郎，飄著香氣。
他拔掉那栓柱，讓整個世界在他胸膛裏游蕩。
夜間的壁火又一次出現，在他的頭顱裏，
他的心臟就像是一只平靜的鳥兒，
他棲息在綠色土地最高的樹枝上，
伴隨著那不可解決的迷歌唱著。

But the god-battler mocked and pricked God ruthlessly:
" You were a brilliant feather once that wildly leapt
like a gay spangle on my crown whenever I danced;
but then I set you up as scarecrow in my grapes,
dressed you in gaudy rags, gave you a rusty ax,
and hung the sun and moon about your chest for charms.
By God, I made you with such craft, such cunning wiles
that for a time, like Orpheus, I was almost fooled!
But I was born in a charmed hour, great freedom's son,
and raised my fist before you had time to gulp me whole."
He spoke, then with swift strokes ground God's face in the dirt.
First he uprooted the gay feathers from God's crown,
then slowly fleeced him of his charms, his bronze gewgaws,
his false sword-cuts, his necklaces, his crimson rags,
until, stripped bare, God rolled in dirt like a nude hen.
And when God fell to earth, the mind of man leapt up
within his head like a broad-breasted cock, and crowed;
it seem day broke, sweet light flowed down the mountain slopes
and the god-slayer's heart grew warm, his black chest opened,
till like a bridegroom with curled locks, smelling of thyme,
he drew the bolts and let the world stroll in his heart.
The nightingale appeared once more, perched on his head
as though the heart were an unruffled bird that sang
with no unsolved enigmas now on green earth's highest bough.

編按：作者附來函件註明中譯者為[徐赤燕]小姐，並因詩譯自英譯，故特將英譯附於每段之後。

古寒山作品

作者簡介

古寒山，男，中國回族人，1966年清明節生。是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中國南方詩人學會，中國名城詩歌創作評論學會會員。

父親的一生

清晨父親牽一青牛
去耕田，父親很年輕

點燈時分，一老牛
拖著父親耕進還沒點燈的家屋

髮之吟

蓄長長的髮於別離之後
每天獨自濯洗黃昏裏
且憑欄叨念你的名字
烘烤濕漉漉的相思

濕漉漉的相思呵
烘不乾
烤也不乾
竟潤養我瘋長的長髮

哦——愛人
季節如風車
旋轉零零散散的日子
而我滿懷信心撿拾歡樂與憂愁
溶入長髮深處釀土造壤
肥美我的黑森林
等你歸來，等你調皮的暢游

採菊東墻下

自案牘堆裏擠出來學習散步的動作
順手偷採東墻下的一束盆栽菊花
竟也悠然見之陶什麼明的南山

我因此卻失眠了七天七夜
陽台上的花卉變得既可愛又可憎

根

飲湯湯的月色而獨坐
蘭鳥閃入雙瞳
霧們退回遙遠的海島
則清風徐來
一種呼喚油然而生
淹沒你的坐姿
這時龍鳳復活 於空中舞蹈
擊碎幾群流雲
光陰霎時凝固為石
銘刻下你所有的幸與不幸
你因此進入無歌無曲的境界
平心靜氣聆聽民謠
倏然 一株野草穿透腳跟
醉你而欣然伏地 伸手入土
探索那根的蠕動和吮吸
當你觸摸到那酥酥的悸顫
你便愉快地呻吟 且瞬間掌握了世界

遠方作品

春 雨

困乏的睡眠
努力掙脫夢的誘惑
趨趨著
為了一串模糊的鈴聲

就這麼一瞬間
焦燎的喉管
漫過一陣再生的欣喜
我撲向永恆的慈愛
然後 翩然穿行於故鄉的蔗林
小憩在孩提的豆架瓜棚下
細細品嚐
小巷深處脆生生的賣花
細細傾聽
漲潮的江水親切地拍打船舷
細細感受
母親柔聲的搖籃曲
於是 我歪倒在沙發上

一場春雨
滋潤了古老年邁的初陽
卻滋潤不了
我鬢角乾枯渴望的禾苗

草

無意闖蕩江湖
說什麼轟轟烈烈
快意恩仇
到頭來
天山英雄老去
蘇杭美人遲暮
任是大漠雄姿
苗疆風情
江南文物
劫難後
情也蕭蕭
意也蕭蕭
一樣入木三分
淒涼楚楚

無意闖蕩江湖
但求珍惜
這天倫的依戀和貼近
寄托赤子恆久的孺慕
且將頑強綿綿的生機
伴歲月長守故土

上元花燈

提一盞溫馨的夢
揣一兜古樸的情
循著依稀的小路
追尋童年的笑聲

不曾懊惱
鯉魚沒躍過龍門
也沒有遺憾
雄雞不都有華麗的羽翎
祇偏愛出水的荷花
七分正氣二分顏色
三分清新

還是母親仔細
把她親手制作的白兔望月
掛在悠悠的路口小亭
生怕我混跡江湖
久了丟失故土鄉音
擔心世道難測
我醉臥山水
忘了再三的叮嚀

*小時候在故鄉過上元節，玩過魚燈，龍燈，雞燈，荷花燈，兔燈等等各色花燈，至今記憶猶新。

遠處在流血

歷史的傷口在流血
大地金創迸裂在流血
人類的靈智受挫在流血
血 渲染歷史畫卷
有時卻使歷史蒙羞
血澆灌飢渴的大地
有時卻使大地荒蕪
血啓蒙人類的幼稚
有時卻愚弄人類

遠處在流血
為了一段傳說的誤會
為了一個公式化的夢想
血漫出中東好衝動的油井
流經錯誤的河道
沒入無情無義的沙漠

寄自聖彼得

千瀑詩扎

可不可以

--懷亡姐

可不可以
 讓我再見妳一次
 即使是春寒料峭一樣寒冷的夢裏
 可不可以再握我的手
 冰冷的手曾經溫熱
 像小時候
 扶我的手教我習字
 後來呵用單車載我(註)
 我不是沒有想過童年
 那好看的天，常常，我認為可以不變
 像母親手裏的唸珠
 永唸不完
 像妳的笑
 和那年慘淡的風傷心的雨
 可不可以
 讓我口袋藏妳照片
 當爸媽來時，當親愛的弟妹
 在期待的的開口出現
 可不可以把腳步再放慢些
 我怕遠了喊妳不應
 又怕路遙看妳不清
 即使在春寒料峭一樣的夢裏
 可不可以
 讓我再見妳一次

九一年二月稿三月抄正

註：單車，即腳踏車。

聞說

聞說故人老去
 夜色十分七分唏噓
 三分伴隨逝水
 惶惶流去不回

今夜我豈是執意遲睡
 依依夢裏
 怕見舊時相識
 如月
 似霜
 蒼黃幾許
 衰老幾許

九一年三月二日西雅圖

接南越友人書有感

有一種體溫默默地傳染
 像墨跡猶藍的信念
 許是曾經滄海
 歲月如水畢竟已流浪太久
 一等等了十六年

皺了的信箋
 刻記著我熟悉的名字
 有一種情懷比期待還急切
 有一種心情像苦戀
 近時不覺
 遠了才越發想念

碧眼洋鬼我已慣見
 遠山遠水教人厭倦
 幾時歸去手執柳枝
 一株插在我鍾愛的岸邊
 一株還給桂冠田園(註)

九一年三月二日

註：[桂冠]指南越解放日報[桂冠文藝]，因為時代潮流，近年已較為開放，並容許自七五年沉寂已久的華文作者發表作品。

有一種刺青

有一種刺青與手臂無關
 與白頭無涉
 是傷情，卻沒有了眼淚
 是宿怨，卻失去了仇家

有一種刺青如走過的江
 有一種刺青像泳過的河
 是鄉愁，讓我深深地記
 是泥土，漸行漸遠漸留痕

莫問家鄉樹栽幾株
 莫笑門楣漆剝幾許
 我眼裏
 我眼裏何嘗沒有朽腐的滄桑無數

有一種刺青在心上
 經年累月
 地久天長

九一年三月十日

陳銘華詩抄

怨婦

月光脈脈送她歸家
夜幕慢慢滲出膚香
那婦人搖搖走來
一道花徑
兩隻鴿子飛上了胸脯
努力啄梳含淚的長髮
啊！含情的金髮
像幽夢，流向
水聲盡頭
戰爭竟是不忠的丈夫
乍醒還問家何在

九一年二月一日洛城

差距

意識中，一道海峽
深深 像被鐮刀劃過
利斧劈開
猿聲啼不住
血淚匯成歌
英雄呵請到此飲馬
星月呵請吞盡潮汐
如此再寒暑，這漸深漸冷的
傷口，或許
終須癒合

九一年二月廿日洛城

窗

難得有雨
是誰多事
呵氣？白茫茫空杳杳
路一窪
陋舍兩三簷
桃花四五點
人面人面水流去
罷 罷 罷
下回雨來，我等你
同行出
天際，方方圓圓
不管空間
第幾度

九一年二月廿八洛城

戰之子

雨停時
你從電視畫面
走來，塵滿面
髮飛沙
莽莽黃入天
左手妻，右手兒
國旗在前，軍號在後
同袍踏著步操
One-two 總統功成
One-two 將軍榮歸
你急急趕上他們的隊伍
竟忘了墓誌銘上
自己的名字

九一年三月十日洛城

淺析戴望舒的[村姑]

✧方浪舟

讀了些現代新詩，為五四後新詩的發展感到由衷的欣悅。現代詩人歌力開墾新詩的園地，承前啓後，影響深廣，其中詩人戴望舒在新詩創作上的造詣相當突出。

戴望舒是浙江杭縣人，生於一九〇五年。詩人早年曾受到法國象徵派詩人的影響，初期的作品刻意追求音律的美，同時留有古詩詞句式的痕跡，其間[兩巷]曾傳誦一時。葉聖陶稱它為新詩的音節開了一個新紀元。但是詩人寫成[兩巷]後，開始否定詩中的音樂。他說，詩不能借重音樂的長處，也不能借重繪畫的長處；詩的內在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的程度上；並且它應當用巧妙的筆觸描出來，這種筆觸又必須是活的，千變萬化的。因此，詩人後來的作品都體現這種深刻的美學主張，例如[村姑]。

[村姑]刻畫了農村少女初戀時的心境和神態。詩的開頭是[村裏的姑娘靜靜地走著，／提著她的蝕著青苔的水桶]。在中國許多的鄉村裏，詩人筆下的村姑頗具典型，性格文靜而又內向，徐徐而來，徐徐而去，富有東方女性羞澀純樸的美。[濺出來的冷水滴在她的跣足上，／而她的心是在泉邊的柳樹下]，[當她想到在泉邊吻她的少年，／她會微笑，抿起了她的嘴唇]，詩筆從打水這樣平常的家務中，巧妙抓住了村姑不平常的興奮神情，流露出對人性美的驚喜。從泉邊的柳樹下，村姑靜靜地走回那一棵百年的冬青樹下的舊屋，她會在那裏驚散一群啄食的瓦雀。村姑初戀時跳蕩的心，與其身邊的驚飛的瓦雀，渾然天成，情景交融，揭去人與自然的隔膜，具有濃烈的象徵意味。

[她將幫助她的母親造飯，／而從田間回來的父親將坐在門檻上抽煙，／她將給豬圈裏的豬餵食，／又將可愛的雞趕進它們的窠裏去]。這些詩句簡單明快，是農村流動的風俗畫，畫面都染上村姑天然的光彩，十分親切動人。[暮色中吃晚飯的時候，／她的父親會談著今年的收成，／他或許會說到他的女兒的婚嫁，／而她便將羞怯地低下頭去]，詩行呈現鄉村生活的和諧，帶有悠然古老的鄉野風味，村姑的戀情欲蓋彌彰，同時深藏抑揚頓挫的詩筆技巧。

[她的母親或許會說她的懶惰，／"她打水的遲延便是一個好例子，"／但是她會不聽到這些話，／因為她在想著那有點魯莽的少年]。面對村姑執著的戀情，詩人筆下加予肯定和贊美。人性冲破守舊的封建文化，兒女們的婚戀在父母包辦的手裏開始掙脫，顯示出強勁的生命活力。

[村姑]是詩人戴望舒相當成熟的詩作之一，無論意象的營造，形象的描繪，還是詩的內在韻律與整體的意境，十分圓融，形成了和諧統一的藝術氛圍。尤其可貴，詩篇充滿詩人對故土的一片深情，讀罷使人生起萬縷鄉思。

(編按：戴望舒的[村姑]原作附錄在頁廿五，以便讀者參考。)

附錄：

村 姑

✱戴望舒

村裏的姑娘靜靜地走著，
提著她的蝕著青苔的水桶；
濺出來的冷水滴在她的跣足上，
而她的心是在泉邊的柳樹下。

這姑娘會靜靜地走到她的舊屋去，
那在一棵百年的冬青樹蔭下的舊屋，
而當她想到在泉邊吻她的少年，
她會微笑著，抿起了她的嘴唇。

她將走到那古舊的木屋邊，
她將在那裏驚散了一群在啄食的瓦雀，
她將靜靜地走到廚房裏，
又靜靜地把水桶放在乾菜邊。

她將幫助她的母親造飯，
而從田間回來的父親將坐在門檻上抽煙，
她將給豬圈裏的豬餵食，
又將可愛的雞趕進它們的窠裏去。

在暮色中吃晚飯的時候，
她的父親會談著今年的收成，
他或許會說到他女兒的婚嫁，
而她便將羞怯地低下頭去。

她的母親或許會說她的懶惰，
(她打水的遲延便是一個好例子)
但是她會不聽到這些話，
因為她在想著那有點魯莽的少年。

劍鳴的詩

天 問

最可怕的是陽光照不亮的黑暗
最可怕的是熱火驅不散的寒冷
最可怕的是坐上權力的絕頂
去孤獨地聽自己的聲音

最可怕的是失去了對別人的愛心
最可怕的是砌起了高牆也沒有安全感
最可怕的是要與槍桿子共眠
在白天上路也沒有誰願意與你同行

當所有的尊敬都包裹著虛偽
當所有的讚美都別有用心
當所有的許諾都是跳票
革命者都不外是爭挖著權力鬥爭的山墳

披著聰明人的衣裳
革命者與國王的愚蠢都沒有二樣
都會醜態畢露
在天真孩子們的哄笑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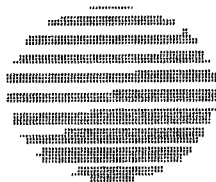
九一年一月六日洛城

雲幻的詩

野心者的下場

雨，終於還是下了
即使
烈日醞釀了好長的時間
傳說遠處戰爭扶乩而來
在人性最脆弱的時候出卦
其實，人生何處不是戰場？
戰場不一定都有死人
卻必然有一些人被傷害
積惡千年之後
才來刻意製造慈悲
忍者遁入空門
跌坐不成佛
野心者只有殘酷的遊戲
至死亦夢求不到四壁溫馨
一個家庭
以及整個寫詩的世界

九一年三月即興之作



斯冰作品

繞情三結

之一(給YY)

為你上山 無視於滿目蒼翠
海拔於世俗
或然荊棘的話語
一廂情願 為你攜滿籃的情繭上山
縱使縹渺 別對那豐盈劃半個問號

為你上山 滿目夜燈是種種多餘
最美的其中只要一盞
每當我足音響時
滿園燦爛一瞬迎來
溫柔如你

呼喚我的風景 唯一是你
凌晨暮夜 我都甘願
為你上山

之二

最無情是
原來
將思念的圓拗成錐角
去刺割心靈的脆點
當你冷漠 音訊全渺

我將送上一束最初也如最後
道別的玫瑰 在這四月
要自己強逼忘去
一林無意又無根的樹
而每想及 恰似昨日又早鍛成歷史的情
一度為你拍擊 為你如潮付出
像風來時第一線上的防風林子
我如何去原諒? 如何遺忘?
——當你無端訣絕

之三

相思在久違後一次擁抱中甦醒
驀然驚覺
你 仍是每個凝視都燃燒我的
那人

言語以外 時空以外
情是一堵
沒設防也不會被擊倒的牆
你是我塵世上唯一
緊緊後再不解的情結

拾回昨日 懸住所有明天
你我已鑄成型且不受分割
要你緊記 要你承諾
從此我們是彼此的
最愛

藍采文作品

渡這季冬

聽來自蒼穹的
蕭蕭

望山色風景的
淒淒愁愁

我必踏起跨過
一
徑
枯葉滿地
去迎這度在眺的濛濛小橋

想蒼穹的蕭蕭
想繞我的風景仍然淒愁

揚步時我已
怨拾一張落葉的延遲
怨聽流水潺潺的

在眺的小橋啊仍是
彎彎的
濛濛在眺

獨望晨色

我的探首卻惹不起一隻麻雀的回眸
或者拍拍的展翼驚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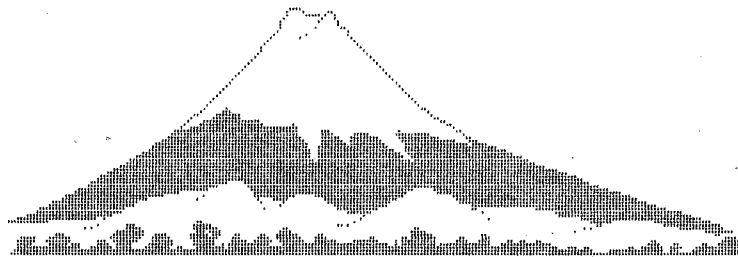
立著的鳳凰樹有蕾初伸
有花正綻
也有花萎掉落

千年以來西沉黃昏
東起太陽的人物的去去回回
來來往往

去來中
你我的避步只不過擦塵輕起
塵落時
借問步痕存處？

千年朝朝晨色
暮暮月明

朝暮中
你我的脫胎小哭確是
惹不起一隻麻雀的回眸
或者拍拍的展翼驚飛



The Revelation of Dawn

Hi! Dawn,
Nice to see you again,
Our earth is like an infant
Touches tenderly the human souls,
I'm reveled in overwhelming freshness,
 The hymns of creatures,
 The charms of nature,
Let me join the chorus,
Let me sing my praise,
Extending my thanks and my indebtness
To the Unknown Creator,
 Being still alive is blissful,
 Sharing our planet is glorious,
Pray give me willingness to practice
 Right now,
 Right here,
Offering relief to the needed,
Co-feeling tears and laughters of the others,
Pray bless me in the emptiness of this instant dream
 Health to serve,
 Heart to love,
 Mind to think,
 Hands to work,
During the brief span of life's journey
I must strive for some credits
Before Night asks to see my final task.

Kin Ki Li

對於瞽者

對於瞽者
一首歌正如故事
述說每個午夜
舊去軍衣
淒涼褪色徽號閃眨
白翳混濁的眼
破敗小國所謂政治

戰役亙古殺伐在木結他裏
琴音涉及許多噩夢
顏色過份璀璨斂為
水墨
只有聲音
拉著一縷青髮入歌
嘈切者是紅
幽咽者白
是黃藍
最後是風
在南方人的私處收割

七五正是另一朝代
中原金陵
似乎我們順化
粗心的讀史人匆匆翻過
一闕淪為十年的故歌
對於瞽者
及其木琴顛顛拔起
哨音
自前臂誓師日一印刺青
湛湛沉澱暗藍

曾經
久候黎明的車站裏
北上探營婦女
必須
每日辛勤地儲糧

八五年四月杪，西貢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編後隨筆

* [新大陸]順利出版了兩期，稿件雖陸續增多，唯距離我們理想的目標尚遠。來稿偏重創作，譯介，論析有如鳳毛麟角。本期卻收有劉耀中先生的[卡山札基的長詩"奧德賽：現代續篇"]及方浪舟先生的[淺析戴望舒的"村姑"]。

* 創刊號因緣際合，集得今日越華詩人的一部份作品作為特輯，上期則以插頁形式推出[沙漠風暴]詩專頁。本期再得來自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桂冠文藝]版的剪報，遂組成今期的[今日越華詩展]。今後的計劃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收集到各地的華文詩創作，特別是東南亞，歐澳等地方的作品以專輯形式向讀者作概括性的介紹。當然，台港，大陸更是必然的對象。本期即收到寄自大陸的詩人古寒山之作品多首，將分兩期介紹。

* 為方便統一編排，本刊定每單月末截稿，每雙月中旬出版，來稿若有時間性，請加以註明。沒加註明者，當以來稿先後及質素，內容為序。請作者盡量在截稿前惠稿！

* 本刊基本上是一全仁詩刊，所以經濟來源全靠內部集資，和小部份讀者自願的贊助。值此郵費增加的時刻，我們雖有心推廣[新大陸]，卻無力長期贈閱。因此，由本期始，除有詩作發表的作者，寄贈該期外，所有贈閱皆已停止。希望作者和讀者體諒！

* 上期提及合訂本事宜，刻正籌劃，下期將可公佈詳細情節。

* [詩]是沒有有任何介限的，也是沒有任何固定形式的創作，我們內部談話常有辯論。這種探索應該是長期性的，希望讀者，作者也能以不同的角度熱烈來稿討論有關詩的種種問題。

* 前越南[存在詩社]詩人仲秋從台北來信談及擱筆緣因：[...我認為一共有三種人寫詩，第一種是"心中有詩寫詩"，就像是你；第二種是"心中無詩寫詩"，為數不少；第三種是"心中有詩無詩"，我大概是這類人。其實，詩不斷出現在我心中，我只是沒有去孕育，又不苦思下筆，也就沒作品了。...]仲秋活躍於六十年代越南華文詩壇，與[存在詩社]其他詩人：銀髮，藥河，我門，古弦共同創辦[像岩谷]，[空垣壁]詩刊，主張詩必須現代化，透澈傳達現代人錯綜複雜的精神狀態，從而掀起當時現代詩在西貢的全面運動。經過數年激烈論戰，終於奠定現代詩在越的根基，而後漸形成主流。仲秋來函附有五十美元支票訂閱及支持本刊。感謝之餘，本刊熱切盼望他和其他擱下詩筆的人趕快跨越[這類人]的門檻而[心中有詩寫詩]起來！

* 編排上，我們在能力之內求美觀大方，每期都有一些改變，這種改變也需要大家的意見，歡迎來函批評。

* 頁廿二千瀑詩[有一種刺青]：[與白頭無洩]，[洩]字實為[涉]之誤，特此更正，並向作者鄭重致歉！

WORLD POETRY

BIMONTHLY



新大陸

詩雙月刊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 91803
U.S.A

NO. 3 APR / 1991

一九九一年四月第三期

美國加州洛杉磯